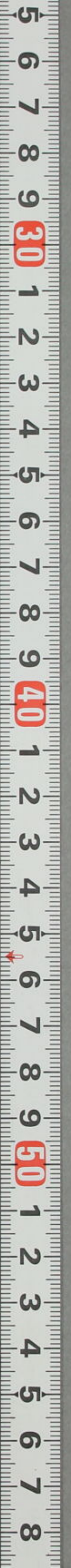




論語徵

丁丙

服部文庫
117
241
2



117
241
2

論語徵丙



日本 物茂卿 著

聖人視其兄之子猶己之子也。公冶長南容相等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雖未免於刑戮猶免也。聖人之愛其子至矣。然其擇壻止於是耳。豈以為奇貨可居而藉以為榮乎。後人以為有優劣者非也。南容數見於論語而公冶長不復見焉。千載之下豈容以此知其優劣乎。按曾子曰。啓予足。啓予手。吾知免夫。小子。左傳多以全首領獲終於牖下為願。中庸贊孔子引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皆古之法言。蓋古之代。

王世嗣諸侯世嗣士大夫之子爲士大夫農工賈之子爲農工賈貴賤分定也故人皆以免於刑戮全其首領爲至焉秦漢以後始囂然人皆願爲三公王澤斬故也故後儒於聖人擇壻意率多鑿耳或謂南容免於刑戮與公冶長非其罪也適相當而多不廢一言則優於長也殊不知南容爲三家之族三家者值有道則必廢而此不廢故多不廢一言者以其爲三家之族耳長有繆紕之事故夫子斷非其罪也業非顯者何必論其不廢哉且託女子於人以終其身其人能免刑戮則父母之願足矣雖聖人亦爾聖人所

以異於常人者無奇貨可居藉以爲榮之心爾無臧無否婦人之德故程子所謂量才求配亦非古義也學者察諸程子又曰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此事誠然雖然聖人之道豈絕無避嫌之事乎傳云夫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又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良坊者也自陋儒傳柳下惠嫗女子之事而唯問其心不問其禮以此爲高者衆矣則或將藉口程子也故詳之爾南容家語南宮縚字子容王肅從之世本亦同史記名括左傳名說鄭玄作閱未知孰是皇侃疏范甯曰公冶長名

芝字子長

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仁齋先生曰贊賢師友薰陶之益甚大也勝朱註甚說苑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佚是子賤之於學於政皆以能取諸人聞也舜之無為任人也舜之大智好問好察邇言也孔子謂其君子哉以此

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

周之八簋註云皆黍稷器包咸鄭玄之解論語賈逵服虔杜預之解左傳皆云夏曰瑚欒肇以為未詳然明堂位古矣朱註云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仁齋先生曰器之貴重而非常用者因謂孔子不比諸耒耜陶冶常用者以戒子貢深也夫天下不可無民猶如耒耜陶冶常用不可一日闕也孔子而以陶冶耒耜為尚則許行豈非乎哉樊遲之請學農圃孔子何謂之小人哉仁齋務欲出奇而不知其畔道遠矣古者成德六焉聖居其一太宗伯之器也瑚璉其是之謂邪

論語精義
三
仲弓爲人。蓋慈惠而短於言。故時人仁之。朱子曰。重厚簡默。此自其所見耳。豈然乎。夫以慈惠爲仁。世人所皆知。攷諸它書可見也。時人貴佞。每欲仁之兼佞。以爲全材。觀於巧言令色鮮矣。仁剛毅木訥。近於仁。仁佞每並舉。可以見已。蓋能言者不能爲。能爲者不能言。自然之符也。故孔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故孔子喜仲弓之不佞已。它日又曰。雍也可使南面。謂其仁也。是其進德非曩者之仲弓矣。朱子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是自理學之見耳。凡其德可以安民者。皆謂之仁。但孔子主學。學也。

者學先王之道也。故可以安天下之民者。而後許其仁。是仁所以難其人也。

吾斯之未能信。古註。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豈有所謂仕進之道乎。朱註。斯指此理而言。理學家之言也。孔子時。豈有之乎。蓋吾學之可以從政。吾自信之。而後可以仕。開未自信。故云爾。孔子之勸仕。以其材可以從政也。孔子之悅之。以其志大而不欲小試也。朱註。聖人不能知。而開自知之。豈其然乎。聖人之所知者。其材也。所不能知者。其志也。如三子言志。或以兵賦。或以足民。或以賓客之禮。則志如其材。

論語精義
四
至於曾點亦其志不欲小試也。後世變化氣質之說興而聖人官人各其材之義泯焉。故於此章之旨漫然不會其意耳。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此孔子之微言也。易曰利涉大川。謂涉艱難也。而海之難涉非復大川之比。蓋孔子所言其事之至難。迺非獨力所能濟。而所可與共者。又難其人。唯子路好勇。故假設云爾。非實許子路也。子路不解假設之意。喜其言與已共行。故孔子又曰由也。好勇過我。是迺無可慮者。祇恐其無所取桴材。欲從而卒不能從耳。蓋言興大事涉

艱難。非勇之所獨能。亦必有其具。迺可為也。無經濟之材。則不能也。朱子材訓裁。其不解微言。亦猶子路歟。宜其無所解於詩也。且取字不明。謬矣。何註一說財哉。同恐非。

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此孔子許三子者。與三子自言其志同也。非唯聖人能知人。而三子亦自知也。

吾與女弗如也。中間不句斷。孔子自言已亦不如也。亦願為其宰。意聖人好賢之誠也。亦喜子貢自知之。

明且先王之道散在天下。孔子無常師，訪求四方，迺集於我，可謂艱矣。而顏子得之於孔子，不須搜求，其聰明又如此。過此以往，殆不可測矣。故孔子自言不如者，要之將來也。古註慰子貢非是。朱註與訓許，如下句斷，本諸秦道賓，不知聖人之心也。且昧乎文辭也。

宰予晝寢。古來以為晝寐非也。古有寢不寐之文，寢謂夜臥也。然寢非臥也。諸侯有正寢，燕寢，士唯有寢。今之內堂也。夜則臥于此，故謂夜臥為寢也。宰予晝寢，晝處於寢也。晝處於寢，蓋有不可言者焉。故孔子

深責之。檀弓曰：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吊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齋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左傳載：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覺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是晝寐豈可深責之乎？後世儒者聚童子講習，督其勤惰，妄意以謂孔子之責宰我亦猶我也。故為此解耳。皇侃本朽作巧，王肅曰：朽，鏝也。皇本亦作巧，塤也。侃釋之曰：朽，塤之使之平泥也。

剛者，邢昺曰：謂質直而理者。朱子曰：剛，堅強不屈之

意仁齋先生曰。寬裕溫柔。以道義自勝者。而後可以為真剛者也。按書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是直剛強各殊也。又孔子語子路六言六蔽。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是直勇剛各殊也。中庸北方之強。南方之強。謂勇則強。即勇也。邢昺以直解剛。朱子以強解剛。皆非矣。仁齋先生誤援中庸南方之強者。亦沿朱子之誤耳。大氏勇與怯對。以心不懼言。強與

弱對。以力不屈撓言。故強勇一類。故非寬裕溫柔。以道義自勝者。不足為強勇之至也。剛與柔對。以其質果烈言。既曰溫柔。烏得以為剛乎。辟諸物。金剛木柔。而木有強有弱。火剛水柔。水似弱實強。然不得以水為剛矣。是字義各有攸當也。至於直。則以不曲言。烏得混乎。孔安國曰。慾多情慾。易所謂懲忿窒慾。亦謂怒與色也。蓋剛之為德。果烈物莫能干之。至於惑色。則有時乎失其剛果。故曰焉得剛。朱註慾多嗜慾也。又曰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是其天理人欲之說。果其說之是乎。則非聖人未足以為剛也。

然未聞以聖人為剛者矣。大氏理學者流，任口言其理，莫有不可言者，而名於是乎。素焉，豈非堅白之倫乎。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此言能化其人，使不為非義之事也。故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孔安國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此古來相傳之說，不可易矣。前篇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皆謂非義相干為加，是古言也。蓋言人以非義之事加諸己，是己心之所不欲也。吾則欲使其人無加非義之事於他人也。自彼視己，己亦他人，故孔安國變人為

己，以明其義耳。本文人我相對，而下吾字不對人而言，其所以變文，可以見己。楊升庵謂：吾我無二義者，非矣。所引左傳：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彼則懼我，謀以協我，及我為吾家，我食吾言。莊子：吾喪我，及吾無糧，我無食，皆有差別也。子貢知者，其心謂吾能制止其人，使無為非義，然子貢或能為其一，二豈能皆然乎。且其用心如此，必用知計，流於譎詐，以至於失己。故孔子以非爾所及而遏之耳。宋儒不識古文辭，以謂此與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一意，但彼曰勿，此曰無，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為仁恕之

別孔子語子貢以恕而仁非所及故孔子云爾矣哉古者勿無通用孰為自然孰為禁止且子貢不曰無之而曰欲無與孔子所語者何別乎可謂不能讀論語已又可謂不能讀古註已

夫子之文章謂禮樂也孔子雖聖人不得位不得作禮樂然如語顏淵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樂則韶舞及散見戴記者亦頗有論四代禮樂者則雖其所罕言猶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者今雖弗傳然如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一段蓋其緒言子貢僅一聞之而深喜之故曰不可得而聞也朱註以可得

而聞也為學者所共聞仁齋以不可得而聞也為絕口不言皆可謂昧乎文辭已朱註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殊不知聖人之文章豈止是乎可得而聞本喜聞之辭威儀文辭而豈喜聞乎故又有以為非聞見之聞者古書如聞道也晚之類謂聞而得之誠非淺言之者然此乃高妙之說流於老佛矣又曰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仁齋先生辨之盡矣皇侃本不可得而聞也下有已矣二字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是門人之言曰唯恐

者。門人之心勞之也。以形子路之賢也。古文辭之妙如此。

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雖一行之美。亦可以馴致聖賢之德。故古昔立謚法。亦以為文。聖人開人善路者。如此。孔子稱之。聖人不沒人之善者如此。蓋左傳所載。孔文子之事不美。故子貢疑其行謚不副。仁齋先生遂疑左傳所記恐未必然也。可謂不識聖人之道已。亦不識聖人之心已。且子貢既已疑之。則左氏不可疑矣。

左傳曰。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是可以見其恭也。又曰。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是可以見其敬也。又曰。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

論語集注
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可以見其惠與義也。鄭介
晉楚子產相之。能以禮免子產之功也。而孔子不稱。
豈猶有不足於君子歟。
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皇侃本久而敬之作久
而人敬之。其疏曰。此善交之驗也。交久而人愈敬之
也。邢昺本無人字。非矣。蓋久而平仲敬之。豈可謂之
善與人交乎。久而人敬之。而後善交之驗見矣。此蓋
平仲孔子所素知。偶記其一善以稱之。以平仲為先
輩。故稱此而使人則之也。非以槩其人也。不與上章
論子產一例。

居蔡如居貨。居室廢居之居。謂買蔡也。朱註居猶藏
也。以為藏龜之室。與下山節藻梲相粘。非也。漢書食
貨志云。元龜為蔡。家語稱漆雕平對孔子云。臧氏有
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
二兆。鄭玄包咸皆云。出蔡地。因以為名。未知何據。山
節藻梲。按明堂位。天子之廟飾也。居蔡與山節藻梲。
古註以為二事。云居蔡僭也。山節藻梲。言其奢侈。今
按二事皆僭也。朱註以為一事。謂藏龜之室。山節藻
梲。是不識居字也。又以為山節藻梲。不關不知之事。
故連諸居蔡以解之。殊不知孔子所謂不知。乃謂不

知禮也。且古者著龜皆藏諸宗廟。故別無藏龜之室。何者。王者受命於天。與祖宗祀祖宗配之天。一之也。故國有大事。謀諸鬼神。謂祖宗之神也。鬼神不言。以卜筮告之也。故禮運曰。先王秉著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莊子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中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明其在宗廟也。故著龜蓋鬼神之紹介也。若不問諸宗廟。而問諸著龜。則先王可謂不知本已。故知山節藻梲。非藏龜之室也。朱子不知禮。故其筮儀曰。為著室。南戶。置牀于室中。夾安著于其上。焚香讀祝而筮之。是以著為神也。著

龜雖靈。稟命於物。先王之道。豈若是其陋乎。

以仁為慈愛。世所皆知也。獨孔子以依於仁。教其門人。及欲仁。斯仁至之類。皆非慈愛之謂也。故子張疑之。思求其人。質諸孔子。令尹子文喜怒不形。物我無間。有似盛德之士。迺宋儒所謂天理之公。無人欲之私者。陳文子亦孟子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之意。子張高邁之士。故其所疑如此。蓋仁者長人安民之德。其心固在安天下之民。而其所為亦可以安天下之民者。謂之仁焉。如子文之不有己。文子之潔身而無欲。制行雖高。止於淑身。未見其可以

論語集注
安天下之民者。故孔子不許之。宋儒求之而不得其解。旁引二子。它行事以論之。可謂窘矣。殊不知二子非古人。孔子特據子張所稱者。斷之。豈及其它行事乎。延平先生當於理而無私心。豈足以為仁乎。仁齋先生以出於至誠惻怛之心論之。可謂刻矣。夫孔子之於二子。於三仁。或在它邦。或在上世。既不見其人。何以能知其出於至誠惻怛哉。且其說皆至於管仲而窮矣。可謂臆說已。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是或季文子自言。而魯人誦之者。故曰子聞之也。再斯可矣。是孔子斷其妄已。言季

文子惡能三思。苟能再思。斯可矣。黃東發為是。鄭玄曰。不必乃三思。此言文子既能舉事。寡過。則但再思之。斯亦為可也。文例不合。難可從矣。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二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朱子曰。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是自宋儒之見矣。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皆勸學之言。且其所謂學。豈窮理之謂乎。書曰。欽明文思。又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心之官則思。又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

論語卷之四
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且是古
聖賢之貴思也故事有大焉有小焉有遠焉有近焉
事之小而近雖不思可也大而遠雖千百思之可也
何必再三之有大臣宋儒之乏於深遠之思也為其
所見誤之已

甚矣哉人之喜以賢知自見也以至殺其身以至棄
其百乘之富而不顧也夫殺其身棄其百乘之富而
不顧也豈不難乎然其喜以賢知自見也徒殺其身
而已矣徒棄其百乘之富而已矣卒無以濟其事成
其功者無它故也其心在賢知而不在忠也其心在

賢知者止於淑其身而已矣其心在忠者仁之道也
甯武子之愚見取於孔子者以此歟然其愚之不可
及亦甯武子之性也孔子明言不可及也人之至性
雖聖人亦不能及也後世儒者不知此意

吾黨謂孔子鄉黨也狂簡蓋古言不可以簡畧訓之
孔安國曰簡大也詩簡兮毛萇亦訓大孟子引孔子
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孟
子又曰狂者進取皆無簡略之說蓋狂者志大故曰
狂簡志大而進取其成也速故曰斐然成章言文采
可觀棄之遠游自悔之言也不知所以裁之者孔子

不知也。自悔其不知而欲歸以裁之也。所以裁之謂方法。孔子歸魯脩六經乃其方法也。蓋孔子道不行於當世，乃欲傳之後，先王之道大非狂簡不能負荷，所以思也。朱註以其不及中行，必欲見貶意，豈孔子思之意乎？如孟子不忘其初，思孔子不措也。趙岐以爲孔子思之，朱子以爲不改舊習，皆非矣。孟子以琴張、牧皮、曾皙、狂也。家語有琴牢字，子張、趙岐謂琴張，顓孫子張也。其爲人踉蹌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又善鼓琴，號曰琴張。然稱仲由子路則顏路連姓以別之。字皙者三人，則曾點亦連姓稱。

孔伋子思則原憲亦連姓，是稱呼之常也。由是觀之，琴張自牢，子張自師，岐說似失。

惡不仁，伯夷、叔齊之性爲然也。不念舊惡，惡不仁之不已甚也。念，不忘也。舊惡，舊時之惡也。朱註其所惡之人能改卽止，夫旣改之，烏可爲惡？蓋舊時之惡，乃有時去事移，欲改而不可得者，是舊惡也。且如楚滅同姓，田氏篡齊，至於昭王、宣王之時，旣爲舊惡，孔子應聘，孟軻游事，是不念舊惡也。然此在他人，亦非難事。特夷、齊惡惡之嚴，如孟子所載，則宜若念舊惡，然而乃洒然如忘者，孔子所以稱之也。亶父、翦商，豈無

諸言後丙
奪人國。侵人地之事。西伯之時。周益強大。豈必復奪國。反侵地。亦世移事去。而不可如之何。而夷齊聞西伯作興。往而歸之。亦不念舊惡之一事耳。孔子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謂其得仁人而歸之。正與此章之義相發。怨者。伯夷之怨也。朱註。人亦不甚怨之。是其意據孟子。以伯夷為聖人。又其所見聖人如達磨。故不屬諸伯夷。而屬他人耳。殊不知怨者人情之所不能無也。孔子曰。可以怨。又曰。怨而不怒。又曰。匿怨而友其人。丘亦恥之。舜之怨慕。凱風小弁之辨。豈不然乎。且子貢明曰。怨乎。史記列傳亦曰。怨邪非邪。是

伯夷本有可怨之迹也。希微也。謂怨之迹不可見也。怨之迹不可見。故子貢司馬遷皆疑之。老子曰。聽之不聞。名曰希。是希字之義也。蓋伯夷叔齊以孤竹君之二子。見稱不得於其父。棄千乘之國。去而隱於海濱。於首陽之山。是伯夷叔齊之迹。為孤臣孽子。故世人以怨疑之耳。然伯夷之不得於父。在惡不仁。蓋觀於武王戡商之後。以燕衛齊魯封其功臣。則紂同惡之國。多在東北。孤竹去燕不遠。必亦畿甸諸侯耳。伯夷乃不欲事紂。父知其心。欲立叔齊。而叔齊與兄同心。遂讓之仲子。故讓為美德。而孔子不稱之。獨以不

論語集注
降志不辱身稱之。孟子亦明稱避紂及不立惡人之
朝者。原諸其心也。然餓於首陽。隱於海濱。其迹似怨。
及於西歸於周。享大老之養。而後怨之迹洗然矣。故
孔子以不念舊惡表章之耳。家語曰。不克。不忌。不念
舊怨者。伯夷叔齊之行也。不克者。不忮害也。不忌者。
無所顧慮也。如文王敬忌。及無忌憚。皆此義。家語所
載。益足想二子胸次。脫灑毫無蒂芥也。扣馬諫武王
事。明王氏辨其妄盡矣。

微生高蓋孔子鄉人。以直見稱於鄉。孔子亦愛之。孰
謂微生高直。似謂非直者。蓋反言以戲之耳。親之至
也。意者孔子家乞醯。曰。或者佯為不知。皆戲言也。家
偶無醯。而乞諸其鄰。以應人需。干何直不直。故知其
為戲也。若使非孔子家乞之。而他人乞之。是自瑣事。
孔子何與聞其事乎。以瑣事而譏人。閭巷間匹夫匹
婦之事。豈可謂孔子有之乎。故知孔子家乞之也。微
生畝待孔子甚倨。高必其族。故知其為鄉人也。門人
錄之者。蓋以見孔子處鄉黨。愷悌親人也。且高以直
自持。亦悻悻自好者。一旦孔子家乞醯。而高不忍使
其人空返。乞諸其鄰。而與之者。是不與其平生所為
相似也。孔子戲言以喻之。使其知凡事不可徒直。亦

論語集注
教誨之道存焉。後儒不學詩，不知言，遂謂高用意委曲，銜名沽譽，故孔子譏之。陋哉！亦高儕輩耳。明儒又有以孰謂微生高直，為人不識其直者。然此與孰謂鄆人之子知禮語勢正同，則不可從矣。
足恭，孔安國曰：便辟貌。其人去孔子時不甚遠，必有所受。邢昺解其義曰：便習盤辟其足，以為恭也。未知是否。又曰：一說足將樹切，成也。謂巧言令色以成其恭，取媚於人也。朱註因其音而換其義曰：足過也。然二說皆無據。字書將樹切，又引管子足本，法言足言足容，殊為不類。將樹切，它無所用，亦為譌音。祇當從

孔說讀如字，而不必深求其義可也。理學家妄以中為妙道，動以過不及為說，反使過恭果為可恥，則正考父一命，僂再命，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豈非過恭邪？大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豈不君子乎？可謂妄說已。此章意左丘明質直好義，孔子美之。其曰丘亦恥之者，亦吾與女不如，願為之宰意。聖人好賢之誠也。仁齋先生乃觀此章及人之生也，直類動，拈直字，殊不知直亦一德，豈可繫一切乎？如直在其中，聖人不執一直字。後世昧乎一貫之義，遂為一槩之說耳。孔安國又曰：左丘明魯太史，則是作左

傳者豈有異人。程子乃泥韓愈浮誇之言，以為別人而曰古之聞人也。後儒遂曰左丘姓明名，皆無稽臆說，不足信矣。宋玉曰：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豈可以其文而疑其人乎？且左傳之文，乃史之妙者。宋儒昧乎文，其以為浮誇，宜矣。夫詩易列六經，而詩嫌誨淫，易類詭譎，段使不列六經，則程子謂之何？世微左傳，孰知春秋之意，丘明之功，偉哉！大氏道學先生，妒心頗多。

車馬衣輕裘，衣如字。朱註去聲，不識古文辭者矣。馬而言敝，亦有疲敝之義。無施勞。孔安國曰：不以勞事

置施於人，置施蓋漢時言，未詳其義。豈已則憚勞，不為留以施於人之意歟？朱註施亦張大之意，不知何據。不施勞事於人，其義自美，何必改焉？邢昺疏：老者安已，事之以孝敬也。朋友信已，待之以不欺也。少者歸已，施之以恩惠也。是朱註後說甚優。朱子更設前說者，其意謂季路顏淵皆以工夫，孔子獨以效驗，則似不倫。故也是自朱子意見，豈識孔子時語意乎？夫志者願也，欲得其所未得者也。如三子言志，則以出言此則以處言，故有不同。程子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此誠然，祇子路

以輕財利言之。顏淵以輕功伐言之。皆主一端。至於孔子則無事一端。是所謂大也。程子又謂子路勇於義。亞於浴沂者也。此睹夫子與點之言。而妄意曾點優子路。夫子路者。曾子所畏也。其材德何必不及曾點哉。夫子所與者。與其志已。曾點之材不可考。則優劣之說。皆臆斷已。又曰。顏子之志。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是誠然。然出於有意者。豈必卑下哉。顏子之志。大禹之德也。孔子之志。堯舜之化也。宋儒務佔佔乎有意無意之辨。原其所由來。亦莊禪之遺矣。學者其察諸。又按子路或

稱季路。季其字也。或謂仕季氏。故稱季路。安哉。豈謂婁敬之陋。昉自孔門邪。

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顏子不貳過。蓋顏子死後。少見此人。家語稱弟子之行。顏子之外。亦莫有此。夫子所以嘆也。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句絕焉。於虔切。屬下句。此衛瓘讀。見邢昺疏。蓋孔子門人。或有仕為邑宰。而不興學。乃以人不好學為辭者。故云爾。十室謂其極小者。必者懸斷詞。言雖極小之邑。必有忠信。如我者。則豈無好學者哉。特未使其學焉耳。苟使學之。必能

好之也。孔子屢以好學自稱，人亦以此稱之。故皆以我言之。夫學者，人之天性也。故詩曰：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凡有一美，人必倣效。聖人循此性而建學問之道，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悅好也。若使人性不好學，則烏能悅之？如舊說：屬上句，則孔子以好學自負，而懸斷其必不好學，可謂謬矣。朱註：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忠信誠美質，然孔子之意則不然。孔子豈以美質自居乎？蓋忠信者中庸之德，乃非甚高難行之事，故以自稱。又曰：必有耳，忠謂為人謀而忠也。信謂與朋友言而信也。後世忠信字義不明，故詳之。

爾

雍也可使南面。包咸曰：言任諸侯治。家語以顏子為王者相，仲弓為有土之君子。包註：蓋本諸朱註。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本文止言可使南面，故朱子亦止謂有人君之度，而不取家語。包註：然古所謂君者，皆諸侯之稱。儀禮諸書皆爾。仲弓德亞顏子，則家語包咸為允。又家語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朱註：不取而別創寬洪簡重四字，是睹下居敬行簡而以己意言之，可謂無據。已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皆清高貴人之態。

千載之下。可想其人。真畫筆哉。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最足為諸侯美德。然其材可為諸侯。而不可為大夫。故孔子以可使南面稱之。

可也。簡。孔安國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古註不失古義如此。此冒上章。仲弓以為伯子亦足使南面。孔子然之。故曰可也。而又曰。其所以可使南面者。以其能簡也。可也。一句。簡。一句。不爾。不成語。朱註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而仲弓未喻。夫子可字之意。是其意如謂。夫子雖許之。尚慮其失於簡。故曰可也。簡。是大失孔子之意。蓋萬世人君。亡論愚

駭其聰慧。皆失於苛細。故書曰。元首叢脞哉。此孔子所以簡取伯子也。聖人不沒人。善其取人。也不求備於一人。可以見已。且所謂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未知何據。可也。即可使南面之可。有何差別。管仲曰。可人也。豈有僅可意哉。是無它。宋儒不知聖人取人。不求備之義。忽見仲弓之問。亦疑夫子過許。故妄意穿鑿。欲就可字見聖人無過許之意耳。居敬而行簡。孔安國曰。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古註可謂盡矣。程子曰。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疎略。豈有簡而不要者乎。伯子之簡。見取於聖人。亦

以不失要也。且居字主身而程子曰內。內者心也。故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夫敬之本本諸敬天而程子求諸心。豈古學哉。敬固在心。然必有所敬而後有敬之名。不然而求諸心。吾恐亦多一敬字。且敬則心無邪慝。可也。所謂心中無物。非達磨而何。且伯子之居簡。謂其持身之簡。乃其為人然爾。豈先有心於簡乎。仁齋先生又以敬為敬事。此其執拗。不忍改其前言也。如居處恭及齋明盛服。非禮不動。卽所謂居敬也。豈得為敬事乎。行簡雖事乎。亦屬諸身之詞。以臨其民如

聰明睿知。以有臨之。臨皆以其身言之。非施於政事者矣。

不遷怒。何晏曰。怒當其理。不移易也。非矣。朱註盡之不貳過。貳重也。如貳膳之貳。過而不改。又從而文之。是謂重過。何晏引易大傳。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朱註因之。而貳訓復。失字義。不可從矣。不重過。如淺易大傳。如深。故後儒務欲深之。然大傳所言。亦不重過之事。初非二矣。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豈易事哉。且過也者。聖人猶有之。故君子不貴無過。而改之為貴焉。哀公以好學問。

論語卷之四
而孔子對以此者。學以成德。成德之至。和順積中。故不遷怒。清明在躬。故不貳過。不遷怒者。居仁也。不貳過者。遷義也。居仁遷義。日新不已。孔子所以稱之也。此曰今也則亡。而家語稱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者。冉雍之行也。是兼伯夷顏淵之行。亦可以見仲弓後來進德之盛。鄰於顏子矣。祇不貳過一事。仲弓終身不能。而顏子既先能之。孔子所以重惜之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又曰。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殊不知聖人善用其怒。不可謂無怒焉。顏子善懲怒。不可謂不在己焉。仁齋先生譏之。

是矣。然其言曰。四凶之在朝。妨賢。蠹民。常人尚怒。聖人殊甚。故雖誅之。猶當有餘怒。此其所以為聖人也。蓋其愛人也深。故其惡之也亦益甚。果其言之是邪。舜不及顏子遠甚。孔子何以稱不遷怒。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此舜亦亂而已。亦盍稽諸經。大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人之情。喜怒哀樂。愛惡欲。雖皆為心之用。而不可均視。並用焉。詩曰。豈弟君子。中庸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故君子者。慈愛樂易。是其常。而唯怒為君子之所重戒也。常人亦爾。雖聖人亦爾。不求諸經。而斷諸理。程朱仁齋胥失。

之矣。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此聖人有餘哀也。有餘哀而無餘怒則七情之不可均視也。程子槩言約其情者流於老佛也。世人或謂事當怒則怒。殊不知聖人君子於事之當怒者。猶且不怒也。何也。怒之當懲而君子樂易其常也。故顏子不遷怒。不以和順積中為說。而以鑑空衡平約情合中為說者。皆不知道者之言也。仁齋先生又曰。是在顏子則為細事。其心三月不違仁。則不遷怒不足云。得一善拳拳服膺。則不貳。過不足論。夫子為對哀公。故略舉其微善而告之。本非顏子之極致也。殊不知三月不違仁。乃非顏子之

事。而拳拳服膺者。學問中語也。豈哀公所與知乎。故止以此告之耳。然不遷怒不貳。過豈得為微善。渠為宋儒盛拈。故特為此執拗之言夫。

子華非工作度日之人矣。雖出使而母豈乏粟邪。出使它邦所費必多。冉求請粟。實為子華足所費。而以母為辭也。正義曰。六斗四升曰釜者。昭三年左傳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杜註云。四豆為區。區十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是也。案聘禮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籩。十籩曰秉。鄭註云。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為籩者。

今文數為逾。是庾逾數其數同。今按嘉量方徑一尺。深一尺。容一釜。周一尺為今七寸一分九釐六毫三絲。夏商周尺皆同。今尺則唐尺。後世以三代異尺。唐則高尺者非矣。余別有考。以今求周。自相乘得五。一七八六七三三六九。又以深乘之。得三七二六七二八七一六五三三四七。是為一釜之積。六十四歸之。得五八二三零一三六一九五八三不盡。是一升之積也。今日本之升方四寸九分。自乘得二四零一。以深二寸七分乘之。得六四八二七。以日本之升除周升。為八勺九撮八二三八九四六六七不盡。則

釜為五升七合五勺弱。庾為一斗四升三合七勺微。強。冉子以為少也。可知矣。五秉為七石一斗八升五合九勺有奇。乃五馬所馱。為近於人情矣。九百。孔安國以為九百斗。為日本之八石零八升。通一歲為九十七石。蓋中士之祿也。繼者繼絕也。富而曰繼。反言以形其非也。毋字句絕。古註以來皆然。稽諸書大禹謨曰。帝曰。毋惟汝諧。是其例也。此章之義。自今人觀之。孔子師也。冉子門人也。孔子何故不直斥其非也。蓋學之道。使人自喻。而不必一一明言。一也。故曰。予欲無言。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曰。默而識之。學之

道主其大者而小者不必拘。二也。故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君子不欲傷人之意。三也。故孔子行遇雨，不假蓋於子夏氏。後世諸儒不識是意，且冉子與粟五秉，由今人觀之，孔子為魯司寇，而其門人猶不用其命，豈有是事乎？然論語所載，豈妄哉？大氏商鞅以後，天下皆法家程朱以後，天下皆理學，豈足知君子愷悌之德哉。

犂牛章舊註盡之矣。但左傳：宋公用鄆子於社，是古曰用者，謂以為牲也。山川不舍者，譬天不舍也。朱註

自當見用於世也。夫子之意，乃謂天也。雖欲勿用者，人也。故知天不舍也。

不違仁者，依於仁也。依與違反，故有依違之言。仁一德也。先王之道，所為德者，衆焉。仁何以盡乎德？然先王之道，安民之道也。安民之德，謂之仁。它德雖衆乎，皆所以輔仁而成之也。故孔子以依於仁教之，謂其心苟能依於仁，則其它衆德皆自然來集矣。回也，如賜也，呼顏子告之也。三月者，假設而言其久也。日月至焉而已者，謂日日而至，月月而至也。至云者，如知至之至也。何註以此章為顏子之事，以其餘為餘人。

論語集注
三十一
泥三月而不知假設而言其久也。朱註因此語意殊不倫。仁齋先生引其餘不足觀也。而辨其誤。可謂特見。但猶以為顏子之事。而不知孔子泛言依於仁之益。呼顏子以語之。故曰其心曰而已矣。皆未穩矣。且文學政事。豈容言至乎。且如孔子之意。則文學政事皆依於仁。豈容析而二之乎。張子內外賓主之辨。本於孟子。雜以子夏道戰之說。要之莊子所謂嗜欲深者天機淺。此其學所淵源已。段使嗜欲淨盡。苟不有仁德。亦達磨已。且三月不違仁。是學之方。未可謂之仁人也。且仁豈有域乎。如我欲仁。斯仁至矣。皆謂自

彼來至也。非我往至彼也。又按論語。唯此章以心言之。聖門唯仁為心法。一言一動一事一物。皆欲與先王安民之德相應。是所謂依於仁也。不違仁也。它如居仁亦居心於仁也。故又曰安宅。又曰仁人心也。後儒不識此義。而曰仁者心之德。其不流於老佛者幾希。賜也達。孔安國曰。謂通於物理。朱子曰。通事理。蓋通於國體人情。莫有滯礙。如所謂疎通知遠書教也。是達已。若徒從事宋儒窮理之學。而以通事理見稱。授之以政。難矣夫。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仁齋先生乃曰。不可。槩以仕大夫之家為非也。然味程子之言。豈必以此為非乎。蓋仕諸侯者。有志於一國之治者也。仕大夫者。否矣。其志瑣瑣焉者。也。程子乃與其大者已。

自牖執其手。包咸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理或然矣。然不如朱子以禮斷之極確也。亡之人。多以亡為死之義。非也。死與亡。異。始死曰死。既葬曰亡。伯牛未死。安得遽謂之亡也。且伯牛未死。孔子豈容言其當死乎。古註孔曰。亡。喪也。疾甚。故

持其手曰喪之。按亡喪也三字。孔安國之言也。疾甚以下。何晏不識孔意。妄以己意解之耳。蓋亡訓喪。如亡人之亡也。非死喪之義矣。冉子有惡疾。不可復用於世。如失之然。故孔子云爾。朱註永訣亦失之。乃親之也。

顏子不以貧窶累其心。信天命之篤也。它日孔子與賜不受命對言。可以見己所謂其樂者。正如伊尹耕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孔子亦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可見顏子教學為事。以忘其憂。淵明樂琴書以消憂。亦不甚相遠矣。祇其德相萬

論語集注
樂亦相萬要之皆樂先王之道也。宋儒所見如達磨不欲惹一物。故以樂道為非。是已。程子曰。其字當玩味。安哉。不改其樂。與不堪其憂相對。憂者憂貧。豈可拘其字。則不改其樂。亦要在不改二字耳。

中道而廢者。雖廢亦在道之中也。廢謂廢業也。在道之中。謂之中道。猶如中流中林。古言為爾。孔子語意言古之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以力不足自稱。是如畫地而不進矣。觀於今字。則稱古者審矣。表記曰。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蓋人之力有強弱。故聖

人。不欲強之。或作或輟。皆從其力所能。然後優游乎先王之道。以底其成焉。古之道為爾。孔子所以稱之。舊註以半途解中道。其義可通。而大失古言。學者察諸仁齋先生曰。冉求徒見道之高遠。而不知中庸之道。故有止心。是以中道為半途。遂以中庸篇之言。同觀爾果使其言之是乎。則孔子何不說中庸之道。使冉求無止心。迺孔子不及仁齋也。拘儒肆口。一至於斯夫。且聞有中庸之德也。未聞有中庸之道也。適見其不知道已。

儒字見周禮。迺有文學者之稱。子夏長於文學。孔子

論語集注
三十一
欲其所學施諸君子之事。而不欲施於小人之事也。君子之事者。謂出謀發慮。使其國治民安也。小人之事者。謂徒務籩豆之末。以供有司之役也。戰國時百家並起。儒墨爭衡。而後荀子始以堯舜禹湯文武為大儒。古所無也。孔安國明道矜名。程子為人為己。謝氏義利之分。皆後世之說也。

孟之反不伐。仁齋先生曰。自暴其實。若使之反。實自為殿。而又自揜其功。則是偽焉耳。非直道也。聖人必不取焉。殊不知不伐者美德。故聖人稱焉。孔子明曰。孟之反不伐。不伐云者。有功而不伐也。大禹謨曰。汝

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是禹以不伐見稱。豈得無功乎。仁齋務欲出奇。而不知其於一章之中。自相矛盾也。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孔安國曰。當如祝鮀之佞。而反如宋朝之美。朱註以「一不管二有」於辭不順。不可從矣。其所以不從孔註者。嫌於貴佞也。殊不知孔子言衛靈公所以無道而不喪之故。而取祝鮀。可見朱註之非也。蓋佞古稱口才。未有姦惡之意。觀於雍也。仁而不佞。可見已。聖人所以惡之者。以行之不逮也。後世藉聖人惡之。遂以稱姦人謂之佞。是後

世佞字與孔子時異而宋儒輩不自覺也。孔門四科稱言語宰我子貢其所尊信孟子好辯豈非佞人歟。詳按此章之意祝鮀宋朝皆衛大夫是必孔子論衛靈公次及它國之事其臣無祝鮀之才而唯有宋朝之美故孔子論其不免於患難耳。門人所以錄之者以孔子平日惡佞而有時乎有是言故以見聖人道大不沒人才其論大非如曲士拘儒之類耳。按美亦主容觀之美不必主色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於是乎有戶。是戶聖人所作也。道亦聖人

所立也。於戶則由之謂為自然矣。於道則不由之謂非自然矣。雖然道之不可不由其猶戶乎。

文勝質則史。包咸曰。史者文多而質少。朱註。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愚謂文謂禮樂。史掌文書。故朝廷制度。朝會聘問儀節。莫不通曉。而德行不必皆有也。楊氏曰。與其史也。寧野。此睹先進後進儉戚之言而為是言者也。殊不知儉戚就行禮上言之。先進後進及此章以人言之。而此文質彬彬。即先進野人也。大氏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以文。苟無文。何足以為君子乎。後世道學先生多徇老莊之說。析精

粗而二之。遂謂質本也。文末也。道德本也。禮樂末也。殊不知道無內外焉。無精粗焉。有德行而禮樂不足。卽此章野人也。豈不陋乎。彬彬。說文作份份。按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史記引之。可以無大過。作彬彬也。蓋彬彬乃無過之義。大過過也。小過不及也。故無大過卽無過也。文質彬彬。蓋文質不相過之義。故曰文質適稱貌。

馬融曰。言人所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也。程子因之曰。生理本直。是自理學之見。安睹所謂生理者乎。若謂人之性直。非直何以存於天地之間乎。猶之

可矣。雖然。何以能睹其理也。凡言理如此者。皆臆度耳。罔之生也。幸而免。包咸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幸而免。是解罔爲誣罔。正直之道。可謂不善解已。程子曰。罔不直也。是其意謂罔。誣罔也。罔之生。謂罔人者之生也。不直之事。不止一端。皆欲誣罔人也。故罔訓不直。措辭之不善也。韓愈筆解。直德字之誤。古書德作惠。爲是。言人皆有其德。中庸所謂夫婦之愚。可與知。可能行者是也。是其所以生存乎天地之間也。罔無也。言無德也。於辭爲協。何則。直不可謂無矣。德可謂無矣。聞不直也。未聞無直也。故直字是。則

罔不可訓無也止可以誣罔解也罔字以誣罔解則罔之生也不成言矣故韓愈爲是且孔子曰直在其中矣謂直之不可執也且德者性之德德則有誠誠者謂內外一也後儒所謂直者皆指誠言之後儒所謂誠者皆指大至誠言之皆由古言不明而其意雖美乎未免郢書而燕說耳且專尚直豈孔子之意哉學者察諸免如免而無恥免於今之世知免夫之免謂免於刑戮也

知之好之樂之尹氏張敬夫盡矣

王肅曰上謂上知之所知也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

下盡矣道莫有上下故今此所謂上乃謂上智之所知也後世此章之義不明故理學興而欲窺聖人之心又聒之一切務欲開民知竇聖人之道則不然示諸行事待其自喻方其不喻雖聒之何以能知乎不自喻而得諸耳均之不喻已故聖人不強人以其知之所不及也

務民之義王肅曰務所以化道民之義得之但化道二字未切耳朱註民亦人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是訓民爲人訓義爲宜昧乎古言而恣作訓解從已所好可謂亂道矣禮與義古聖人所建道之大端也

論語卷之四
三十四
故此二者每對言。如以禮制心。以義制事。是也。禮在
經曲。義存詩書。故曰詩書義之府也。仁義禮智之說
興。而或以為德。或以為性。孔子以前所無也。仁智德
也。存乎人焉。禮義道也。作乎聖焉。民之義者。義有種
種。此謂其施諸治民者也。訓民為人。其謬起自大學。
親民而義訓宜。借以明其意者也。豈可直易以宜乎。
可謂妄已。敬鬼神而遠之。包咸曰。敬鬼神而不黷。得
之。蓋人卑而鬼神尊。故敬之。幽明隔。故遠之。顓頊命
重黎絕地天通。謂不黷也。如祀父母之神。建廟安厝
之。祭必齋。血腥體薦。不以人所飲食。祭器殊燕器類。

所以遠之也。或謂鬼神之正者敬之。不正者遠之。殊
不知凡經所謂鬼神。皆謂正者也。朱註不惑於鬼神
之不可知。如亡害。然宋儒所見。歸於無鬼神。凡言
無鬼神者。不知聖人之道者也。此章之旨。明於天人
之分。達於幽明之故。故孔子曰。可謂知矣。先難而後
獲。孔安國曰。先勞苦而後得功。得之。它日孔子曰。為
之難。故此謂為仁而曰難。獲者得其報也。記曰。用其
仁而去其欲。故欲獲其利而為仁。非君子所貴矣。朱
註後其効之所得。此本於先事後得。然所謂得者。亦
謂得報也。朱子加以効字。乃孟子勿助長勿正之說。

道學先生動曰功夫功夫一如道士鍊丹故有此等
之言豈孔門之舊乎學者察諸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此二句非孔子時辭氣蓋古言
也而孔子誦之下四句乃孔子釋之也蓋孔子多誦
古之法言故孝經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也古書
不傳者多而後儒昧乎文辭槩以為孔子之言非矣
樂山樂水知者樂皆音洛朱註上二字並五教反古
無此音如牛山之樂豈非音洛邪仁知之於山水與
我心會欣然以樂故音洛為是水動山靜樂如水之
流壽如山之不崩豈非釋之之言邪古註知者樂運

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仁者樂如山之安
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勝朱註萬萬易大傳曰知
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
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與此章之義互相發
焉朱註達於事理安於義理咕咕於理可醜之甚
魯一變至於道古註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可謂明
白朱註至於先王之道殊為不通

觚非木簡以觚為簡起于秦漢以後升庵辨之是矣
祇升庵引破觚為圓而謂變其形制恐非矣蓋時俗
湏于酒而獻酬之禮不可廢焉故大其觚以適其量

是觚之所以不觚也。蓋春秋之時，先王之禮尚存，而凡百器物皆遵用古制，觀於左傳諸書，可以見已。故不可遽易其制，乃仍舊制而大之，勢之所至也。秦漢以後，衣服器物皆無法制，人任意為之，而新奇日出，則何必用舊制與舊名乎？儒者生於其世而不知三代時禮之固世者若是其久也，故謂變其形制，豈不粗乎？馬融曰：觚，禮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邢昺疏引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

節為人謗訕，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觴，今以日本之量求爵，受八勺，九觚受一合，七勺，八觶受二合，六勺，七角受三合，六勺，弱散與觥受四合，五勺，弱則古今人酒量亦不甚相遠矣。聊附記。

宰我井仁之問，慮孔子陷於禍，而以微言諷之也。古註新註，其義甚淺，無味。宰我之智，豈不知之？宰我稱能言之士，豈如此乎？仁者暗指孔子也，井有仁焉，不必改作人，古註以井有仁焉之仁，解為仁人，與仁者

論語卷之四
三十一
相犯不可從矣。又曰：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
出之，不乎？是改也。作乎？失於牽強，不可從矣。并有仁
焉，假設之言。蓋言險難之中，有可為仁之事也。宰我
意孔子仁心之切，雖或人告之，而曰：險難之中，有可
為仁之事，亦必將從之矣。孔子知宰我微意所在，故
承之以君子。若使宰我明言其事，則孔子必承之以
丘也。若使宰我泛問仁人，則孔子亦當承之以仁人。
今宰我問以仁者，而孔子答以君子，故知宰我諷孔
子也可逝也。不可陷也者，據并有仁言之，可欺也不
可罔也者，言其所以然之故也。孟子曰：故君子可欺

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蓋朱註所本，蓋罔者，誑之使
其迷惑也。君子不逆詐，故可欺也。有所守，故不可罔
也。言此以安宰我之心也。大氏後人以宰我有短喪
晝寢之失，故視之甚卑，遂不深味其言耳。果使其說
之是乎？作論語者，當刪前數句。止曰：君子可欺也不
可罔也。

文者，詩書禮樂也。先王之道大矣，非博學之則不能
知之也。約之者，納諸身也。欲約先王之道而納之其
身，則非禮不能。故曰：以禮。或疑文為詩書禮樂，則禮
已在文中矣。故或以文書解之，殊不知詩書禮樂皆

論語集注
卷之四
三十一
載於策。孔子而前無有也。蓋博學詩書禮樂而約之。身特在禮。禮卽詩書禮樂之禮。非有二也。它如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喪亦吉凶。軍實嘉之一。據於德。依於仁。仁亦六德之一。泛愛衆而親仁。仁亦衆中之一人。古言率如是。後人必欲判然相對。皆不知古言之失也。舊註約訓要。以學文為考索。淺哉。且昧乎字義者矣。畔。叛同。如佛。眇以中牟。畔之。畔言或學之不博。或不約於禮。其弊皆必至。畔於先王之道。而從邪說也。蓋孔子時。雖無諸子百家。亦有其漸。已。仁齋先生曰。三代聖人。屢以中為言。而至於吾夫。

子則特以禮為教。殊不知樂正宗。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是孔子以前已然。且中自中。禮自禮。豈可混乎。彼惑宋儒之說。而以為中與禮一理。妄哉。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孔子矢之。其義不傳。自孔安國時。既已疑之。朱子援禮為斷。甚善。仁齋乃曰。雖惡人有悔。非改過之心。則在我無不可見之理。殊不知段使有悔。過改非之心。而在在我無可見之禮。則不可見之矣。傳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此一事。其於今可見者止是矣。按。蒯聵以南子故而失靈公之心。以奔。

出公乃嗣位衛於是乎亂子路事出公而不悅孔子所為豈孔子之見南子在出公之時而南子如呂后邪孔子見之蒯瞶出公父子之際或協乎方是時衛亂而臣下相疑子路之不悅豈慮蒯瞶之反國邪則孔子矢之不亦宜乎豈翅以安子路哉亦將取信於國人也誓之道皆然不爾使其在靈公時孔子能化南子亦不過一婦人亦佛化韋提希耳是何益也雖然此事當時高第弟子如子路者猶尚不能知孔子之心何況千載之下乎仁齋削朱子援禮之解而妄爾云云可醜後世又有訓矢為陳者是諱誓而曲為

之解已觀孔子之答其為誓者審矣

中庸者樂德也周禮樂六德孝友祇庸中和古書以六言者皆兩兩相對孝友一類祇庸一類中和一類祇謂用之鬼神故敬之庸用也謂用之民乃可常用者故有平常之義康誥有庸庸祇祇可見祇庸相對已就六德取二者而曰中庸亦必古言仁齋先生以為孔子所創蓋非也中有二義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謂不偏也舜用其中於民謂無過不及也朱子解本此不偏與無過不及在古歸於一義段如王都在中東西南北道途均而易可至是不偏有易行之義如

賢者俯而就之。不肖企而及之。是無過不及。亦有易行之義。故合不偏無過不及二義。皆謂不甚高而易行也。故中庸二字。乃謂人人可常用易行。而非甚高難及之德行也。如世所謂其才不及中庸。及中庸之主。可以見己。至於朱註所言。亦極其精者。非無是理。然精之又精。以究其極。則有貴精賤粗之失。而不自覺其畔中庸者矣。如庸為不易。亦唯贊之云爾。有何不可。若以不易求庸。則大失字義焉。究其所以謬之由。則本於子思之書。以此形老莊之奇僻。然子思亦以德行言之。言由中庸之德行。可以馴致仁聖之德。

是登高自卑之意。祇後人睹其以形老莊之奇僻。遂以中庸為道。動以命聖人之道耳。豈不謬乎。聖人之道。更有廣大焉者。有精微焉者。有高明焉者。故以中庸為道者。非也。然孔子以此為德之至者。蓋先王之道。治天下之道也。天下之大。賢知常。鮮而愚不肖。常衆。故非不甚高而易行之事。則無如愚不肖何矣。故唯中庸之德。而天下可得而一之。是其所以為至也。君子由中庸以馴致仁聖之德。小人則唯由之而已矣。故此特以民言之。所以民鮮久矣者。禮樂教廢。而風俗壞。故也。鮮。謂鮮其人。也。子思書作鮮。能仁。齋先。

生從之。易大傳曰：君子之道鮮矣。可見古言自殊也。何必中庸為是。仁齋先生又以為民不能久守。故為德之至者。果其言之是乎。中庸之為至德。乃為其難行也。豈不謬乎。

朱子曰：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此昧乎字義。下文曰：仁者。孔子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可見仁為仁。聖為聖。聖人作者。有聰明睿知之德。豈仁人之所能及哉。故開國之君。如堯舜禹湯文武。是為聖人。繼世之君及臣。雖有至德。不得稱聖人。故孔子以仁誨人也。所以稱孔子為聖

人者。其德與業。可以比諸作者之聖也。夫仁人可學而能焉。如聖人聰明睿知之德。稟諸天。豈可學乎。自孟子以伯夷柳下惠為聖人。而後遂失其義焉。宋儒之學。專主天理人欲。其意以人欲淨盡。天理流行為仁。又以造極處為聖人。則仁聖無別。故以仁為通乎上下。可謂窘已。

論語徵丙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必古稱老彭之語。孔子誦之。以自比也。以其行適同也。是孔子知命之言。王者不興孔子不克。當作者之聖。故云爾。大戴禮虞戴德篇。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公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丘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祔。懷褐也。行不越境。祔蓋玉名。衣褐懷玉也。以此觀之。老彭古

論語微子

日本 物茂卿 著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必古稱老彭之語。孔子誦之。以自比也。以其行適同也。是孔子知命之言。王者不興孔子不克。當作者之聖。故云爾。大戴禮虞戴德篇。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公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丘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祔。懷褐也。行不越境。祔蓋玉名。衣褐懷玉也。以此觀之。老彭古

之善教人者也。而孔子以教學為事，故以自比之也。舊註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殷世甚遠，孔子何以親之？邢昺疏：老彭即莊子所謂彭祖也。李云：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聞。世本云：姓鏗，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一云即老子也。崔云：堯臣仕殷世，其人甫壽七百年。王弼云：老是老聃，彭是彭祖。凡此諸說，誕不足信。然古來多壽，必稱彭祖，則必其壽世所希有者。其以老見稱，必世享天子養老之禮者。它若老聃，亦必屢享國老之養，故以老顯也。其以彭為聃者，蓋

孔子以我親之親其所師也。然老彭大戴禮明言商則不可從矣。古者學祭先聖先師，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鄭註：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為之也。又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鄭註：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也。按彭城近魯，則魯必祀老彭為先師，故孔子竊以尊之。我以親之也。述而不作，有不能作者，有能作而不敢作者，能作而不敢作，是以稱焉。古者古之道也。謂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信之故好之，好之故博學而詳盡之，是以能

述焉。老彭則不可得而考矣。若孔子之聖，可以作而可以述也。命不至，故不敢作。故曰知命之言也。朱子曰：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殊不知孔子不作禮樂，故曰不作。豈謙乎哉？先師當尊，豈可命以謙乎？且其意以智自高，俯視萬世如蟻蟻然，以此其心而視孔子，故以為謙爾。然則孔子非聖邪？虞夏商周之道，待孔子而載，諸簡微孔子則古聖人之道，若有若亡。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是其所以聖邪？

仁齋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不在自用其智，而在廣資衆智，不好自我作古而好事必稽古。是其意固執孟子賢於堯舜之言，而謂古聖人之道，孔子猶有所不取焉。孔子貴中庸，是其所以賢於古聖人也。殊不知古聖人之道，本非一聖之所能建，乃歷數千載衆聖所成。故雖孔子之聖，不學則不能知之。孔子深知其如此，故深信而篤好之。此孔子之意也。若夫不在自用其智，而在廣資衆知者，可以解舜之大智已。果仁齋之言是乎？則孔子之於古聖人，猶舜之於群下也。抑揚之間，可不慎乎？且中庸德也，非道也。

論語集注
孔子之言中庸乃登高必自卑意豈謂孔子之道為中庸乎且宋儒合道德而一之仁齋亦扭其舊習乃莊老之遺謬戾之大者也

默而識之不言而喻也學之道在默而識之何者先王之道禮樂是已禮樂不言欲識其義豈言之所能盡哉習之久則自然有喻焉故子欲無言及門人問之而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學之道其若斯乎間或不得已而一言之不憤不發不悱不發皆欲其自得之也故默而識之則好好則學而不厭不厭則樂樂則誨人不倦之三者相因而至焉故曰何有於我哉

言其不容我力也我者我學者也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之力于我何有哉人多謂不假帝力也殊不知作息食力協韻力字句絕作息飲食皆帝所使也莫所容我力也正與此章同詁朱註以為孔子自謙之言非矣孔子語學問之方何謙之有仁齋先生曰默而識之猶靜言思之倭人之言何容乎辨

是吾憂也孔子憂夫門人之不脩不講不徙不改也誨人不倦之事焉孔子不以天下為憂而以門人為憂知命之言焉朱註以為孔子自憂非矣脩者務美

論語卷下
之也。如脩飾脩潔脩治之脩。性之德未必美。故務美之也。講習也。如講武之講。漢以後以問難為講。如四子講德論及釋奠有講師讀師。可以見已。後世以明其理解之益失之矣。易大傳曰崇德廣業。是為二事。則徙義改不善崇德之目也。孔子答子張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或以為二。或以為四。不必拘也。申申天。天居不容也。孔子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是之謂乎。程子謂申申天。天中和氣象是誠然。然是特和順積於中而英華發於外者。盛德之至。豈可學而為

乎。宋儒輩多不學聖人之道。而欲學聖人。故云爾。聖人豈可學而能乎。按博雅作申申妖妖。古字通用。孔子生于周之衰。志於制作。又人臣也。故夢周公。明王不作。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故曰吾衰也。天命不至。天使孔子衰。益知天命之不復至也。故曰甚矣久矣。程子曰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是其意。寤則思。寐則夢。未嘗以為無夢也。仁齋先生乃謂惑於莊周至人無夢之說。是果何所見也。仁齋之於宗儒。一如佛氏所謂有宿寃者邪。世人多謂晝之所思。夜則為夢。殊不知晝之思。思而已矣。夜之思。乃為夢焉。多思慮者

多夢其心慣乎動故也。或有晝之所思滯而為夢者。然不必皆爾。莊周所謂至人無夢者。謂莫非夢者也。學也者。學先王之道也。學先王之道者。志於先王之道。得諸已以行世也。先王之道大矣哉。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豈一旦所能得乎。故曰志於道德者。已之德也。德人人殊。各以其性所近而成焉。虞書九德。周官六德。可以見已。易大傳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之謂也。據者。如據地而作。據城而戰也。我性之德。守而不失。可以進取。故曰據於德。依者。違之反。不相違離也。如聲依永。謂絲竹之聲。與歌詠相上下。不相離亦

此意。仁者。長人安民之德。先王之道為安民設之。故其道主仁。然仁有所不及也。於是衆德以輔之。是先王之道所以為美矣。雖然。所主在仁。故凡道之在行者。始於孝弟。推而達諸天下。一皆以生之成之長之。養之之心行之。而不與此心相離。是謂之依於仁。知仁勇三德之類。凡所謂仁者。皆指行言之。亦此意矣。蓋學問之道。在依於仁。苟能依於仁。則衆德皆成。故子曰。里仁為美。又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謂其它衆美自然來至也。藝六藝也。游猶游旅。有時乎游。可以娛我耳目。發其意智也。人之

於藝亦爾。有游則有息。不于常之謂也。雖然。依於仁。游於藝。豈異事哉。依於仁。莫有所事。以游於藝。為其事。不識不知。頌帝之則。仁之所以成也。周禮。至德以為道本。謂志於道也。敏德以為行本。謂據於德也。孝德以知逆惡。謂依於仁也。朱註。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夫六藝有禮樂。豈得謂之小物哉。仁齋先生曰。六藝之法。皆人事之不可闕者。二子皆不識先王之教。全在禮樂。故爾。夫六藝者。聖人設此。以養人之德性。可不學乎。

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是志字從心從之。故為此解。殊不知會頡制字。取義一端。以便記憶。豈容固拘偏傍解乎。志謂心所存主也。否則匹夫不可奪志。玩物喪志。皆不可通矣。心所存主。日夜嚮注。於是迺有之意耳。人倫日用之間。是泥乎中庸五達道也。殊不知五達道。謂其可通行者已。豈可以盡於道乎。大哉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豈必日用乎。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僅有得乎心。豈足為德乎。古曰。禮樂得於身。謂之德。得於身者。能誠也能誠。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故凡道之一節。誠于己。皆謂之德。或得諸性。或得諸學。

論語卷一
七
故有九德六德種種之目。朱子之解可謂陋已。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夫德既全矣。尚何違之有。段使私欲盡去。苟不仁乎。則達磨矣。豈足論仁。且何德非心德。心德何必仁也。皆不識仁者之言耳。
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曰。束脩之間。不行竟中。言雖薄。不出竟也。孔安國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自從也。蓋束脩者。始見之贄也。夫禮以見。從此以往。未嘗無誨也。鹽鐵論。桑弘羊曰。臣結髮束脩。得宿衛。廷篤曰。吾自束脩以來。為人臣。梁

商曰。束脩勵節。賈堅曰。吾束脩自立。皆謂束帶修飾。然束帶修飾。不可謂行。則舊說為優。

求而不得。則憤求之切也。啟謂微示其端緒也。如元戎啟行。亦謂開其端也。排以口言之。排靡皆訓。委其義相通。謂其於辭。猶有未達也。發如發揮。謂達其枝葉也。舊註皆謂待其誠意告之。是誠爾。止語其心耳。學問之道。欲其自喻。故孔門之教。為爾。學記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又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

容然後盡其聲。又曰：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
知，雖舍之可也。皆是道也。自孟子以言語聒人而後，
諸老先生皆務欲咸輔頰舌，謬哉！夫君子之教，如時
雨化之，大者大生，小者小生，故譬諸天地之德，至矣
哉！焦氏筆乘曰：曾見蜀有論語石經，舉一隅下有而
示之三字。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又稱顏子不遷怒，是聖人之有餘哀而無餘怒也。諸
元先生粗鹵之甚，其於七情也均視之。故程正叔乃
欲慶之日不弔。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
是語孔顏之心，雖眇乎無益於學者焉。非孔子本意
也。行者行道於天下也，藏者卷而懷之也，謂知命也。
顏子知道之全，故云爾。仁齋先生曰：用之則有能行
之道，舍之則有能藏之德，是昧乎道德之字矣。其意
謂道德非二物，行則道，藏則德，是宋儒舊套。本於莊
周內聖外王之說，殊不知雖有至德，苟不知先王之
道，曷行曷藏？用之而莫有可行，舍之而莫有可藏，何
以與于斯乎？知道者鮮信哉！且孔子以知天命自稱，
尹氏可謂駟不及舌已。又據此章觀之，顏子聖人也。

論語集注
故孔子語以制作之道而後世以亞聖稱顏子是其
意謂聖人如來亞聖補處菩薩於是乎矣以己意作
為階級謂後儒不僭則吾不信矣

臨事而懼不驕之謂也好謀者有所營為而不必任
勇直遂也仁齋先生曰悉慮而要其成失字義矣蓋
謀與慮殊謀者心有所營為也慮者思之委曲也如
出謀發慮可以見己禪謀謀於野豈必皆與人謀乎
大臣用兵主謀驕而無謀所以敗也

富而可求如不可求如問諸人而決之所以教命也
吾亦為之從吾所好如獨斷之於己所以教決也孔

子所好孔安國以為古人之道朱子以為安於義理
仁齋先生引不如丘之好學三子之所好殊焉且安
於義理所以從吾所好耳若其所好何唯義理而已
哉學學古人之道也孔子又曰好古仁齋舍古而取
學其意謂孔子之道與先王殊矣豈不牽所見乎孰
謂漢儒失於聖人之意也不言貴而言富春秋之時
爵位唯世故人求貴者鮮矣如秦漢以後乃反此
子之所慎齋仁齋先生何以言鬼神非孔子所貴也
古者祀聖人配諸天道之所出焉故曰聖人以神道
設教夫戰者國之大事疾者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而

論語集注
齋乃冠是二者。聖人之心其謂之何。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宋儒可謂妄已，何以見孔子無所不謹。

子在齊聞韶，三月，聞韶者，學韶也。朱註引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為是。或謂論語脫二字者非矣。師涓之於靡靡，明皇之於霓裳，聞輒得之，深於樂者，皆爾。何必如小子學樂者受譜然乎。故聞即學也。不知肉味如發憤忘食，如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聖人好樂之至也。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升庵曰：不意齊之為樂至此耳。如今之說，則孔子之視舜劣而小。

之甚矣。為是朱子曰：極情文之備，是何能盡乎樂樂。記曰：可以觀德矣。孔子以此觀舜德，故嘆之耳。非聖人之深於樂，安能然乎。朱子以為樂為作樂，故屬諸舜。然為樂與作樂殊矣。故升庵為是。仁齋先生引夢見周公而謂三月忘肉味，亦奚容疑。以排大學食而不知其味也。所見極是。祇三月屬下句。一聞而三月忘味，豈有是理乎。且大學別有所指，排宋儒而及大學，寃哉。古註此齊不成言。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朱子曰：時孔子居衛，蓋以子貢不斥其事，知之。伯夷叔齊諫伐之事，不可信矣。明

王氏論之詳焉。二人以讓聞而不稱於孔門，獨以惡不仁稱。其迹似不得乎父，而若怨。故子貢以怨乎問之。司馬遷亦曰：怨邪非邪？求仁而得仁，求仁人而得之也。謂歸西伯也，不以喪位為怨。歸仁人而樂之，人之有邦，猶已有之。故孔子曰：又何怨？孔安國曰：以讓為仁，豈有怨乎？朱註從之，而曰：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弃其國猶敝蹤爾。天理人心，自其家言，是則止論，祇求字不穩，且解怨為悔，終失牽強。它若君子求於己，小人求於人，迺責求之義，自求於人，來求古，求道皆訪求之。

義豈容謂求仁乎？宋儒以仁為心之德，又謂有一事之仁，是其病根，加以昧乎古言，不可從矣。夷齊惡不仁，孔子賢之，其不為輒可知焉。然其迹似怨，倘或怨邪，則夷齊之行，有不慊於心者矣。故又問怨乎？得仁人而歸之，是其心雖喪位，猶弗喪也。然後不仁之人，非孔子所歸者，益明焉。

樂亦在其中矣。孔安國曰：孔子以此為樂，非矣。程子曰：須知所樂者何事。大似禪子言。易大傳明言樂天知命，豈謎乎？朱子曰：聖人之心，渾然天理，是其家言。止論也。於我如浮雲。鄭玄曰：非己之有。朱子曰：如浮

論語集注
三
雲之無有。皆非矣。脩人爵而天爵至者。自天祐之。故其福永矣。不義而富且貴。如浮雲之無根。倏得而倏失之也。疏食。孔安國曰。菜食也。禮曰。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朱註。麤飯為是。

加我數年。朱子引史記。加讀假。古音或然也。五十作卒。果其說之是乎。當曰。以卒學易。終不通矣。古註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可謂拘矣。且五十而知天命。是五十以後之言。此則未至五十之言。可謂牽強。蓋言學易。比至五十。乃始有成也。極言易之難學也。無大過。卽史記之彬彬。謂其於易無大謬也。孔子僅言

無太過而後人乃欲一一詳盡。則過孔子遠矣。可謂妄已。

子所雅言。詩書句。執禮皆雅言也。句。孔安國曰。雅言。正言也。鄭玄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是與曲禮詩書不諱。合謂不避諱也。執禮。文王世子曰。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是古稱教禮之官。為執禮。言不啻孔子。凡執禮者。皆雅言。以此証上句也。何註。禮不誦。故言執已失其義矣。朱註。雅訓常非也。雅常少殊。且古所謂學者。詩

論語卷下
十一
書禮樂而已其在孔門不言而可知矣故謂詩書禮
為孔子常言者後人之見也且從其說則執禮二字
終不明矣皆雅言也四字為衍其意謂正字音瑣瑣
塾師之事孔子大聖人不爾是其病根殊不知詩書
不諱古之禮也或說雅與俗對謂不用土音也亦通
然雅俗昉自樂及至後世乃用之一切孔子時所無
故不可從矣仁齋先生解執禮謂若有守禮不渝者
則雖未必出於先王之典亦皆常言之可謂牽強之
甚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忘憂但言其好學

之篤耳朱註得之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
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正
與此相發知命之言也云爾云云爾爾古言相通
敏以求之者也朱註敏速也謂汲汲也此解殊摸稜
敏速也如敏疾敏給才敏是自一義謂汲汲也如周
禮敏德以為行本是黽勉亦自一義朱子混之非矣
此章當以黽勉為義孔子固聰明睿知稟諸天如中
庸所云然先王之道非學則不能知之孔子學先王
之道而莫不知是所以優群聖也朱註生而知之者

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是其家言特以清明昭著言之乃陳北溪清水濁水之說耳其說雖巧哉宋儒之道辟則如有秋冬而無春夏也所言如所見不可不察又曰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是又其意以當然之理為道以考驗為學淺乎其言之子不語怪力亂神語誨言也蓋謂召弟子語之使其奉以行諸己者也周禮有樂語戴記有合語是也如顏淵仲弓問仁孔子云云皆曰請事斯語可見皆指孔子所答為語亦此意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先王

之典所尚故不以為語鬼神之道微妙非所以喻人故亦不以為語也語字之義不明漢儒以來乃謂不談此四者非矣聖人何殊常人平日閑談何嘗不及之乎可謂拘矣鬼神天神人鬼也朱註謂造化之迹迹豈鬼神乎又曰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鬼神豈窮理之所能明乎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非孔子時語氣不可從矣仁齋先生曰怪猶索隱行怪之怪亦不識文者之言焉仁齋又據此章而排易中庸禮記言鬼神者為非孔子之言果其說之是乎春秋無非亂亦非孔子之作

論語卷下
十一
三人行必有我師。古言也。孔子誦之言。三人至寡。然
三人相議而行。必有可觀者焉。孔子又釋之曰。師之
之道。務擇其善而從之耳。雖小善亦不棄也。必其全
不善者而後以爲己之鑒戒。不以爲師也。朱註一善
一惡。其一我也。本諸何邢。然巧甚。非古義也。不可從
矣。老子猶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
資。未嘗以不善爲師。古言爲然。且必有字而字不可
通矣。焦氏筆乘載。蜀有石經。馬下有我。

天生德於予。包咸曰。謂授我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
不利。故曰。其如予何。朱註從之。然生字不穩。且非孔

子辭氣。蓋德謂有德之人也。天命孔子。教育英才。而
有德之人。由孔子生。是天方以此任孔子。而桓魋若
能害孔子。則有德之人不復生於世。天命徒然矣。孔
子以教學自任。故有是言。與文王既沒同意。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故二三子以孔子爲隱也。吾無隱乎爾。乎爾語助辭。
如孟子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人多於此章。解爾
爲汝。於孟子訓然。皆非矣。韓退之聽穎師彈琴詩。穎
乎爾。誠能無以冰炭置我腸。可見識文章者。不與經
生同也。齊風著詩。俟我於著乎。而卽乎爾轉音。吾無

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包咸曰。我所為無不與爾共之者。為是言吾所行必與二三子共之。莫有所隱而獨行者。蓋欲二三子默而識之也。是丘也。言時師多所隱匿。如學記曰。隱其學而疾其師。亦可見焉。唯孔子不然。故曰是丘也。先王之教。禮樂不言。舉行與事而示之。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皆在默而識之。自孟子雄辨聒人。而後儒者終莫識此意。程子以此章為聖人俯而就之。是不識教之道本然。強為解事者。

文行忠信。是孔門四科。文文學。行德行。忠謂政事。信

謂言語政事。而曰忠。言語而曰信。其物也。如射五物。古有之。舊註不識古言。如程子忠信為本。亦唯三耳。如邢昺亦唯文行耳。凡政事皆為人謀者。故貴忠善言而不信。亦何貴乎。是所以忠信為二科也。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何晏曰。疾世無明君。是古來相傳之說。何則。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皆願辭。以人君言之。不者。子賤南容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豈其言之牴牾也。况聖人本開國先王之稱善人。亦齊桓秦穆之倫。故曰不踐迹。謂其不拘先王之舊也。是有大作用者。亦世不恒有。故曰

言言律
十七
不得而見之矣。君子固學先王之道以成德者。善人有恒者。固無學問。然張敬夫所謂以學言。以質言。張橫渠所謂志於仁而無惡。皆昧乎語勢。及不識善人矣。非有恒者。雖或用孔子。然不能久。故願有恒者也。且書曰。罔克有終。是人君之德。以恒為美也。大氏宋儒以來。陷於莊周內聖外王之說。而忘於孔子之道。為先王之道。故動輒作窮措大解。可憫之至。善人以下。異日之言。以其相類。故同居一章。子曰。何必衎也。難乎有恒矣。孔安國曰。難可名之為有常。可謂善解古文辭。已有止以人言。盈虛以倉廩言。約泰以民生。

言止人而以為有人。倉廩虛而以為盈。民困約而以為泰。務夸大以自意。是無所守者也。故難可名之為有常已。

釣而不綱。綱不它見。恐綱字誤。釣網事殊。故著而字。宿是弋宿。故無而字。何註。孔曰。釣者一竿釣。綱者為大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邢昺疏曰。此註文句交互。故少難解耳。殊不知孔註。至流字而止。以繳而下。何晏也。古者在禮。士得弋釣。至於綱宿。則民之所為也。君子不為矣。何以知之。天子諸侯為祭。及賓客則特。豈無虞人之供。而躬自為之。所以敬也。特。

之事大而。非士所得為。故為祭及賓客則鈞弋。蓋在禮所必當然焉。古者貴禮不貴財。不欲必獲。故在天子諸侯則三驅。在士則不網。不射宿。後世儒者不知道。不知禮。故其於此章也。不知求諸禮。但言仁人之心耳。故其論終有窮矣。以禮言之。仁義豈外哉。朱註又引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鈞弋。是亦以不忍之心為仁。惑於孟子遠庖廚之說。其視仁如浮屠氏。故為是言已。是禮也。豈在不得已哉。大氏後世井田廢。錢幣盛。而物皆取諸市。其於祭與賓客。以貴價買物為敬。此俗所移。遂致不識此章之

義已。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孔子自謂知之次也。多聞多見。見于論語者二。答子張以言行言。此章多聞道之聞于人者。多見已得諸簡策及它人所行者。乃述之事也。何則。對作而言之也。二知字皆去聲。智謂聖也。朱註不知其理。淺矣哉。僅知其理焉耳。豈能作之哉。緇衣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多志即此多見也。

互鄉難與言。鄭玄曰。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非矣。朱註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亦非矣。觀於下文

進退則童子見者來學也難與言者難與言道也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與言二字可以見焉不保其往也鄭玄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潔而來當與之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可謂古人能解古書善識詞義邢疏朱註皆以往為前日之義而保字不可得而解矣唯何甚古註解為一何甚亦有何疑而朱子疑其有錯簡闕文亦不識古文之過耳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猶言喜來而惡去門人之意也故曰一何甚言夫子不若是也夫子惟與其潔已而已朱註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非也進退未言其善惡

仁遠乎哉言仁至遠也仁以安天下為功故至遠焉所以安天下者先王之道也孔子卷先王之道而懷之豈遠乎哉若使孔子居王侯之位乎下車而仁可得而行也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朱子以心之德為解以欲仁為反而求之之謂豈然哉心之德在我豈容言至哉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是宋儒求放心之說出自浮屠焉不可從矣觀遠乎哉之言則仁字之義以安天下言之者章章明哉或曰宋儒以不遠為解段使從其解乎苟非遠也何不遠之有凡謂不遠者以遠故也

孔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邢昺曰。文十一年左傳云。楚子西曰。臣歸死於司敗也。杜註云。陳楚名司寇為司敗也。孔安國曰。諱國惡禮也。聖人道弘。故受以為過。此言孔子不復言昭公而獨言己之幸。所以為道弘也。非謂諱國惡為道弘也。過而不知則不能改之。過而人知而告之則得改是幸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在上之人人所具瞻。孔子得比於此。故曰幸也。春秋哀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左氏傳曰。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邢昺疏此云。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是魯人常言稱孟子也。吳氏程以為當。

時譏諷之詞。或當然也。仁齋先生論此章而曰。聖人亦有過。此言本於孟子。可謂非若宋儒所謂一疵不存之比矣。又曰。苟以非過自以為過。是偽焉耳。非直也。豈聖人之心乎。非矣。諱君之惡禮也。豈偽乎哉。仁齋動輒曰。直也。非直也。夫直豈足論聖人乎。孔子曰。直在其中矣。又稱伯玉君子哉。史魚直也。可見直亦一德耳。夫道在行之如何也。而後世儒者以評論是非為務。故其所重在直也。不貴禮而貴直。職此之由。小矣哉。

子與人歌而善。善者善之也。孔子善之也。子與人管

到此故知雖無之字亦為善之也必使反之賞其善也而後和之學之也與人歌之禮也若使反之而已則嫌乎以歌工待之也朱註云云雖詳且盡乎然不知其為禮矣宋儒之學為然

升庵外集曰晉書樂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為文莫陳騷雜識云方言侷莫強也凡勞而勉若云努力者謂之侷莫故文莫黽勉也何註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是古來相傳之說非何晏之言也文不吾猶人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也是何晏之言也何以知之若使盡出於何晏則止當云莫不也文不吾

猶人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也今解莫為無解文無為文不者是文無文不皆漢時有是言與文莫侷莫同義故展轉作此解而何晏不識其意也當歸一名文無一名靡蕪靡蕪文無音亦相近臨別贈之蓋相勉之意猶云加餐食則知文無古有是言也按文莫吾猶人也者孔子時諺也言凡事黽勉則可皆及於人也孔子誦之而曰世人所言如此雖然至於躬行君子之道則吾未得其人也嘆世少君子也大氏前儒視文甚輕非聖人本意也且上有也下無也下有則上無則是文與躬行君子對言者非也文莫二字

論語集注
舊註不成解。朱子又曰：莫疑辭。是援唐詩中莫字以解論語。可謂不識古文辭已。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是或人贊孔子。而孔子以謙承之也。何以知之。若使無人贊之。孔子突然而言之。是孔子以仁聖自處也。且下文曰：可謂云爾已矣。云爾者云云也。意舉或人之言而代之以云爾也。故知此必孔子承人贊之者也。正與上葉公問孔子章同辭。聖者聖人。仁者仁人。聖者知之至。仁者行之至。朱子每謂聖者地位。仁者道稱。通上下。非也。堯舜禹湯周公。豈知至而行不至哉。作者之謂聖。制作禮樂。必有

所前知。故舉其功之大者。以為稱耳。成康以下。無制作之事。故以仁人稱之。而孔子每勉人以仁。為是故也。正唯二字。馬融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況仁聖乎。蓋唯是也。是如是也。正唯如後世政爾。故馬融解以正如所言也。況仁聖乎四字。不當文意。蓋孔子自言吾非仁聖也。吾學仁聖也。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學之事也。公西華深知孔子。故嘆曰：正如所云。赤輩學亦不能也。謂孔子非學也。弟子自稱也。誄。孔安國曰：禱篇名。仁齋先生曰：誄古作謫。說文曰：禱也。朱子以為死後之誄。是其意。訓爾為汝。而謂追

言禱疾之事以見惜歿之意然果如其意則當云禱疾不當云禱汝也且古文簡誅累功德豈及禱疾之事乎且段使古人不諱豈方疾革而舉死者之誅乎爾語辭如假爾泰筮有常之爾禱篇筮祝文當相類從孔說為是子曰有諸問有此禮否也朱註謂有此理否非矣古人動求諸禮宋儒動求諸理孔子所以問之者孔子不欲禱且未知其欲禱何神故反問以觀其意也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子路所以不引此而引誅者蓋此時孔子在他邦而無家故無五祀可禱也上下天地也唯天子得祭天地然祭與禱殊如

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人窮呼天雖士庶必有禱天之禮也丘之禱久矣是止子路之禱而安慰其心也朱子曰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夫既當禱矣何請不請之有是其意謂實無鬼神祭與禱皆虛文唯致吾誠耳故歸諸不得已之情乎爾孔子既曰祭則受福則禱豈無益哉禱苟有益乎請亦何害夫禱者所以敬天也仁人之事天如孝子之事親焉孝子之於親怒則謝豈問過之有無乎所以敬親也仁人之於天災眚則禱亦豈

問過之有無乎。所以敬天也。而乃曰：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可謂不知敬天者已。且子路當不請而請之，是為小節。孔子而拒之，豈聖人愷悌之態乎？其亦如子路愛孔子之心何？然則孔子所以止之者何？聖人之心不可得而測焉。然疾與兵，其所以害生者同。故吾得諸匡之畏也。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孔子信天之知我命，我以斯文，故知其雖病不死，是孔子所以不欲禱也。而其所以曰丘之禱久矣者何？凡祭禱，皆有其事焉。有其實

焉。丘之禱久矣，其事之有無未可知矣。且以其實言之。書曰：祈天永命，亦言敬天耳。孔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是自後世言之者也。非孔子之心也。學者察諸

禮與其奢也，寧儉。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孔安國曰：俱失之。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不及禮，固陋也。蓋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故僭上之失，甚於固陋。

君子知命，故坦蕩蕩。小人不知命，故長戚戚。程子以循理役於物為解，抑末矣。

溫而厲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望之儼然。不然。非言而曰厲。吾未之聞焉。子夏曰。君子有三變者。盛德之容也。禮樂得諸身。謂之德。古之君子。皆禮樂以成其德。豈翅孔子焉。已乎。宋儒乃以氣質為說。不知禮樂者也。

三以天下讓。朱註三讓謂固遜。非也。聞謂三讓為固遜矣。不聞謂固遜為三讓矣。如三年三月三思三畏三變。皆實有其數。然其詳不傳焉。邢疏太王疾。太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

三讓也是以禮為說。非後人所及。必古來相傳之說。祇左傳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不與此同。則亦難從焉。要之古書殘缺。不的指其事可也。以天下讓者。言其讓為天下故也。朱子以為讓天下。故其言曰。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夫周至文王。乃三分天下有其二。泰伯之時。天下非周有。豈可以讓天下言哉。大王之心。以文王有聖德。故欲傳位季歷。而泰伯亦知文王之必能安天下也。故潛逃以讓之。以濟其美。是其讓為天下故也。凡論語稱至德者二。泰伯以讓。文王以恭。稽諸書。贊堯以允恭克。

讓則恭讓為德之至。而堯之讓舜為天下故也。舜禹相承道始立矣。益以見其讓之莫大焉。泰伯之讓亦為天下故也。歷昌相承文斯成矣。豈不其讓之亦莫至焉哉。蓋讓而無益于人者。止潔身焉。非堯舜泰伯之讓也。讓而濟天下者。克用其讓焉。是其所以為至德也。民無得而稱焉。固泰伯之所以成其讓。然苟其讓之小也。豈足為至德哉。孔子言之者。人多不知三讓之事。故發之耳。豈必以泯迹為至德乎。大氏宋儒無作用。專求諸心。所以不通也。又所謂泰伯之德足有天下者。亦未知孔子所以稱至德之意。乃謂孔子

既稱至德。則其德當如是矣。殊不知孔子止以讓與恭言之。何則。曰三以天下讓而已矣。曰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已矣。未嘗言其它焉。宋儒不信孔子之言。而求至德於言外。豈不謬哉。今按大王泰伯皆非文王之倫。書曰大王肇基王迹。詩曰實始翦商。孟子以為智者。而以句踐比之。則周家克商之後。以文武周公之德。而殷頑民尚且不帖服者。以大王之所為有未慊於人意者故也。泰伯逃而蠻夷奉之為君。其仁可知矣。則大王所以有仁人之名者。母乃以有泰伯之故乎。詩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又曰維此

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是王季恭謹之人。乃能埋德。韜光。據孔叢子子思之言。王季當帝乙之世。為西伯。據屈原天問。則文王尚作州牧。況王季乎。故鄭玄不從孔叢子。孟子又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以此觀之。方其時。殷運未移。若使泰伯嗣大王。則德音必昌。周家必張。而不臣之迹成矣。季歷嗣而後。韜晦承順。歛周家方張之勢。而傳諸文王。以俟殷運之移。此泰伯之讓。所以成周家之美也。蓋民之附泰伯。如蟻慕羶。泰伯之為人。不能自斂其羶。唯古人克自知。克自度。故泰伯自度其材行。而不嗣大王。使

王季嗣也。不然。父疾而不親養。不視其死。不奔其喪。甘為蠻夷之人。何其甚矣。左傳曰。泰伯不從。蓋必有其事矣。然不可知其所不從者何事也。朱子以為夷齊扣馬之心。是或有似焉。然三代時。稱諸侯為君。其禮有不若秦漢後君臣之分者矣。泰伯亦不身仕殷朝。唯為周國世子耳。夷齊扣馬之事。王氏既辨之。且泰伯為是。則湯武為非。其說終不可通也。仁齋先生據詩。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而謂泰伯之逃不在大王之時。而在王季之時。其言甚辨。然盡廢古書。以己心說古之事。非妄而何。至於大伯。王季相並而治。

國則世豈有是事哉。世豈有是事哉。蕙何晏曰：畏懼之貌。博雅曰：慎也。荀子曰：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漢刑法志曰：鯁鯁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赤蛟篇曰：靈裋裋。左思魏都賦曰：臨焦原而弗怵，誰勁捷而無鯁。言城雉高峻，使人莫敢近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魂悚悚其驚斯，心惴惴以發悸。註言殿堂北入而西廂東序，深邃不測，見者悚驚也。是蕙、鯁、裋、鯁皆通。絞，馬融曰：絞，絞刺也。邢昺曰：絞，刺人之非。左傳：昭元年，叔孫絞而婉。註：絞，切也。韓詩外傳曰：堂衣若叩孔子之門曰：丘在乎？子

貢曰：子何言吾師名？堂衣若曰：子何言之絞？子貢曰：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絞，是以絞之也。朱子曰：絞，急切也。按何朱非殊，蓋絞者謂責讓人之非，毫無假借也。朱子又曰：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蕙，勇不亂，直不絞。是或以禮為節文，或為先後之序，皆僅言其一端者已。恭，慎勇直是人之性，禮者所以養人之德性也。任其性，不以禮養之，必有勞蕙亂絞之疾也。君子篤於親，以下。吳氏謂當自為一章是矣。又曰：曾子之言也，何以知其非孔子之言。

可謂矣矣興起也未是興有興盛意民興於仁謂民之仁行興盛也

鄭玄曰啓開也曾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此引孝經之文然孝經本謂免於刑戮也身謂剝與宮體謂剔髮謂髡膚謂墨故身體髮膚四字指五刑而言之古之道以免於刑戮為先故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以見用於世為難故曰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孔子謂南容曰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子思贊孔子而曰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

無道其默足以容是其言皆足相發又觀春秋時諸侯大夫之言每以獲全首領終於牖下為幸矣古時議論皆爾後世士君子驚桀自高志氣如狂乃以此等言為卑不足行也吾知免夫之免亦謂免於刑戮也論語中免字皆然曾子在無道之世故以此為幸焉若以保護身體為說其說終有不可通者學者察諸戴記載樂正子春之事迂矣亦必有所為而發也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二句必是時諺朱子謂曾子之謙辭非矣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以下曾子語聘會之

事也。是在春秋時為卿大夫重務。何者。周道衰。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而在方伯。則諸侯之相與非聘會。則兵車也。安其國於是。危其國亦於是。孟敬子亦知其如此。而學禮於曾子。然徒留意於籩豆之末。而不知其所重。故曾子語之以是。如孔子答衛靈公。俎豆之事。亦謂聘會焉。後儒不知古言。故其於二章。一如癡人說夢。可謂憤憤已。鄭玄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踰踰。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詐之。出詞氣。能順而說之。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此古來相傳之說。不可易矣。道有君子所

貴者。有有司所貴者。故曰所貴乎道者三。暴害也。暴慢者。人害之人慢之也。信者。人信之也。鄙倍者。人鄙之背之也。出辭氣。氣者。如發氣盈容。盛氣顛實。揚休玉色。朱註。暴慢。信鄙。皆以己言之。而曰脩身之要。為政之本。可謂不知辭義者已。且解信為實。大失古義。且容貌之失。豈翅暴慢言語之失。豈翅鄙倍且籩豆非為政之具。豈容以為政之本。解之不可從矣。以多問於寡。多者多聞也。寡者寡聞也。有無以能言實虛。以學言。是皆好學之事也。包咸曰。校報也。朱子曰。校計校也。朱子為是。馬融曰。友謂顏淵。朱子從之。

仁齋先生曰吾友指當時孔門諸賢也蓋孔門以此五者為學問之條目故曰從事於斯此其意謂以此為顏子事則人絕企望之念其意甚善然吾友二字似有所指祇未知其的為顏子耳按家語以為曾子之行曾子言此則曾子之從事於斯亦可見已然此五句非五事豈學問之條目哉

孔安國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邢昺曰鄭玄註此云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言已下者正謂十四已下亦可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十四已下鄭知六尺年十五者以周禮鄉大夫職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

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以其國中七尺為二十對六十野云六尺對六十五晚校五年明知六尺與七尺早校五年故以六尺為十五也茂卿按以七尺為中人之度周一尺當今曲尺七寸二分則七尺當五尺四分六尺當四尺三寸二分也升庵引韓詩外傳國中二十行役則疏之所言信矣可以寄百里之命孔安國曰攝君之政令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何晏曰大節安國家定社稷奪不可傾奪朱子曰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是何晏以事言朱子以其人節操言蓋節者謂禮義之大限也節操在我豈容言

臨乎。禮義在外故曰臨。禮義之大限所指亦廣。然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故安國家定社稷為大節。何晏雖陋儒亦生於宋儒未出之世。故其言有作用者。如此朱子以死生之際言之。可謂所見止其身已。朱子又曰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本於邢昺是韓柳已後文法。豈可以解古文辭乎。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反復言之所以贊之。仲尼燕居曰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

此名也。古之人也。朱子豈不謬乎。

古者學而為士。故凡言士者。誨學者之言也。非謂士當爾而大夫否也。弘大也。謂規模宏遠也。毅勇也。謂強有力也。仁以安天下。可謂重任。故非規模宏遠者不能為負重任而致遠。死而後已者亦謂非死不舍重任也。故非強有力者不能為。朱子曰仁者人心之全德。自其家言。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不知何言。

興止訓起包咸之陋也。朱子以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解之。是理學者流所見不越是非二者。可謂不知詩

言言傳
三三
已可謂不知學已興如興於仁興於孝弟之興皆謂有所鼓舞而振興於衆也先王之教詩書禮樂書為學者本業何者書道政事學而為士不學則民仕以從政故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而其所載皆先王大訓奉以為萬世法其言正大其義闕深必以詩與禮樂為輔博學無方而後可以睹先王之心故易大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是孔子所以屢言詩與禮樂而不及書之故也興於詩云者詩之為言人情世態莫所不包瑣細纖悉婉而不直其言初不可必以為訓又不可必以為

戒而人各以其意取義義類無常展轉不窮又以諷詠發之使人不知覺故必學詩而後有所鼓舞觸類以長意見益廣新知紛生乃能有所振起於衆人之中斐然成章過此以往庶可以成其材德也立於禮云者凡上自朝廷宗廟下至鄉黨朋友外則聘會軍旅蒐狩內則閨門之中以至言語容貌之間器服制度之際先王皆立之禮以為德之則執而守之習之之久人皆有以立於道而不可移奪也成於樂云者樂亦德之則矣禮以制之樂以養之禮以其敬樂以其和故樂者自驩欣悅豫之心導之者也禮尚有所

操必有所知。至於樂之鼓動以養之，則有不知其然者焉。養之則樂，樂則油然而生，養之於其不知不覺之間，莫周焉。故人之成於道，必於是焉。故興者興於道也，立者立於道也，成者成於道也。言人之學道，詩禮與樂所以教者，其殊如此也。朱子曰：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是亦宋儒所見主獨善，不知道德之分。故言禮者，專在曲禮而遺經禮也。又曰：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是其變化氣質之說。已殊不知古之成於道者，大者大成，小者小成，皆各以其材成焉。豈必變化

其氣質哉。學者察諸

人之知，有至焉，有不至焉。雖聖人不能強之，故能使民由其教，而不能使民知其所以教也。自然之勢矣。至其俊秀，則使學以知之，亦唯禮樂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故其知之也，自知之也。故曰：默而識之，又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自孟子以雄辨聒之人，而後斯義亡焉。後世儒者之師，專務講說，說之益詳，而其惑益深，皆不自知之故也。夫人之性，殊知愚不得而一之矣。苟以使知為教，則天下有不被其化者，可謂小己。仁齋先生昧乎

論語卷一
可字之義曰不使彼知恩之出于己可謂坦坦聖言
忽生疙瘩

好勇疾貧者已為亂也。而不仁疾之已甚者使人
為亂也。雖已不為亂。猶之已為亂。故均之曰亂也。則
聖人之思遠矣哉。後儒短見。豈能及之乎。

驕且吝。無德者也。苟無其德。則才美豈足觀哉。蓋驕
則失君子。吝則失小人。故驕且吝。所以失人心也。治
天下。以得人心為先。故孔子云爾。傳稱周公吐哺。與
此章之義正相發耳。宋儒不知聖人之道者。先王安
天下之道。故不達此章之義。徒以氣盈氣歉為說。可

謂不知類已。孔安國曰。周公者。周公且。蓋孔子時。周
猶有周公。漢儒精細如此。

三年讀。謂學三年也。學不至於穀。句。學屬上者。非也。
至者。謂學而成材也。穀。祿也。不曰祿而曰穀。如邦有
道。穀皆謂祿之薄者。蓋廩俸也。學三年。而其所學未
成。可祿之才。是志大而學博者也。故曰不易得也。學
記曰。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可以徵已。孔
安國訓穀為善。朱子至為志皆非。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古言一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古言二也。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古言三也。孔子

引古言者三言非有道之貧賤邦無道之富貴皆
可恥也守死善道者守死於善與道也雖非先王之
道亦有善者故曰善道邢疏如謂道之善者然道豈
有不善朱註以善其道解之是如莊子庖丁善刀之
善六經未之有故皆不可從矣本言篤信好學則能
守死於善與道而孔子引之唯取下句朱子連不入
不居見與隱皆為篤信好學之效非也世雖非篤信
好學之人亦有能不入不居見與隱者豈可拘乎故
曰古言而孔子引之唯取下句耳守死者謂守死而
弗去也從善與道則死否則生於是乎君子守死而

弗去也仁齋先生以為終身之義可謂不知字義已
危邦者將亡之邦也何註危者將亂之兆非也亂邦
謂臣弑君子弑父豈翅是哉朱註亂邦未危而刑政
紀綱紊矣亦豈翅是哉蓋二者皆亂邦也朱子乃不
取何義者必據胡氏輩春秋之義而謂臣弑君子弑
父人皆得討不當輒去然其勢有不得討者豈可一
槩論哉朱子曰天下舉一世而言是矣朱子又以篤
信與好學分屬守死與善道是自其家伎倆古書所
無不可從矣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謀者有所營為也營為其施設

論語卷一
三十一
之方。非在其位者所不為。亦所不能也。是必有其事
焉。不啻論其理也。辟如登浮屠。愈高則所見愈廣矣。
故不在其位而謀其政也。必有昧乎事而誤焉者也。
且身不任而輒言之。非所以敬天也。自宋而後儒者。
昧乎此章之義。故經濟之說盛。而天下愈不可治。悲
哉。

鄭玄曰。師摯。魯大師之名。始猶管也。周道衰微。鄭衛
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大師摯識關雎之聲。而管
理其亂者。洋洋盈耳。聽而美之。殊為不通。朱註。亂樂
之卒章也。以師摯之始為在官之初。按。始。初。義殊。朱

子混之誤矣。且孔子美其在官之初。則豈末年老廢
邪。其以亂為樂之卒章者。以賦卒有亂也。殊不知亂
可歌而賦不可歌。亂乃賦卒章已。安得為樂之卒章
乎。按詩大序。關雎。麟趾。鵲巢。騶虞。是謂四始。說者不
知古文辭。或以為關雎。鹿鳴。文王清廟。或以為大明
四牡。嘉魚。鳴雁。皆非矣。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
益稷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史記作來始。
滑。漢書房中歌曰。七始華。始。肅。倡和聲。是始與亂皆
樂中名目。今樂有亂聲。可以見已。蓋言師摯之奏四
始也。其關雎之亂最盛美也。鄭朱胥失之。

論語集注
三十一
孔安國曰。狂者進取宜直。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包咸曰。慥慥也。宜可信。朱註。侗無知貌。慥慥無能貌。書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孔安國訓。穉。揚子法言。慥。侗。顛蒙。莊子。侗乎其無識。皆童蒙之義。故註未成器之人。朱子訓無知。亦是矣。而慥慥訓無能。是其意謂侗慥似無差別。故以無知與無能二之。可謂無據矣。慥慥也。慥謂愿朴無文。禮器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慥。檀弓。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慥。吾從周。朱子以慥為美德。故不從。包說。殊不知慥是一鄙野人。故與狂侗並言。狂者

有大志而不拘常度。若多詐則一妄男子。不可得而教之矣。童蒙無知而不謹愿。鄙野無文而不信師。皆不可得而教之矣。吾不知之矣者。謂不可教也。孔子以教人自任。故曰不知之矣。孔安國曰。言皆與常度反。我不知之。朱註。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皆非矣。是皆性劣者。其何罪而孔子絕之哉。朱子引蘓氏之言。誠確論也。然不言其以教人自任。亦失之矣。又按博雅曰。慥。慥。誠也。亦與訓慥同義。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何晏曰。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如不及。猶恐失之。是非學也。習也。朱子曰。言人之

論語集注
三十一
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是以誠意正心為學也。失云者。謂失時與人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豈不惜乎。良晤一散。邈如河山。豈不惜乎。

何晏曰。美舜禹也。言己不與求天下而得之。巍巍高大之稱。是帶求字而與字之義。始見。可謂謬矣。朱子曰。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是本孟子。乃其意謂聖人之心。渾然天理。故不以位為樂。果其說之是乎。聖人皆爾。何特舜禹哉。且以心而論聖人。非孔門之意焉。且不與不相關。殊義不與云者。謂忘

己之有天下也。不相關云者。謂己自己。天下自天下。不相關涉也。仁齋先生而訓如。與讀上聲。曰。雖見與。猶不與也。是本孟子。然殊不成文義。蓋舜禹之所以不與有天下者。以堯故也。舜禹皆纘堯而成堯之道。故忘己之有天下。而猶謂堯之天下焉。是其所以巍巍然高大也。堯舜禹禪讓之義。自孟子而不明。故此章及下章。註家皆失之。

巍巍乎稱堯也。非稱天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故曰巍巍乎。朱註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是高大二字。貼巍巍乎。非矣。巍巍本以

山言之。豈可以贊天邪。孔安國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朱子曰。則猶準也。是其意謂人君皆法天。而堯大聖人也。不可以法天言。故引易與天地準。而言堯與天齊也。理學者流以渾然天理立說。以為聖人胸中別有天。故諱言法天耳。其究歸於佛氏三界唯一心。豈古聖人敬天畏天之意乎。堯典所載。唯有欽若昊天。是堯則天之事也。又曰。欽明文思。夫在天曰文。在地曰理。文者天之道也。謂禮樂也。堯思所以安天下萬世。非禮樂不可也。禮樂俟其人而後興。堯雖生知。不能獨作。故舉舜而讓焉。是所謂文思也。故

書頌舜而曰文明。禹而曰文命。敷于四海。是禮樂俟舜而興。俟禹而洽。舜而曰協于帝。禹而曰承于帝。帝皆謂堯也。舜禹皆成堯之道。故孔子曰。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堯之思。苞舜育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稱其大者。獨堯而已矣。是之謂則天。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朱註。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非矣。乃謂允恭克讓也。其見於堯典者。咨四岳。而用鯀。恭也。登庸。虞舜讓也。不自賢。不自能。民唯見舜禹之功。故曰。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上有也。字。下無也。字。言其所以有成功

者。乃以文章也。文章者禮樂也。苟非禮樂。則成功不能。若是其巍巍也。是堯之思也。且禮樂之功。不期然而然。亦民之所以無能名也。朱註謂其可見者。此爾非矣。尹氏以功業文章並言。亦非矣。夫成功。禹已文章。舜已使堯無文思。何稱堯哉。蓋自開闢以來。至於堯而後道立矣。伏羲神農黃帝之所以為聖也。其所為。不過於利用厚生之事。已及堯時。利用厚生之道。大備而正德未興也。堯之思。其在茲乎。正德之教。至於禮樂而極焉。繹舜典之文。其昉茲乎。堯之有文思。故不與之子而傳之賢。以使成其思焉。舜繼堯之思。

而其功未成。故又不與之子而傳之賢。以使成堯之思焉。至禹而成。則傳之子。故堯舜所以官天下者。以道為己任也。故道至堯舜而立焉。仲尼之所祖述。刪書。斷自唐虞。而二典三謨。總命之曰夏書。皆為是故也。殷因夏禮。周因殷禮。三代聖人。皆不外堯之思。是又堯之所以獨稱其大邪。

舜有臣五人。孔安國曰禹。稷契。皋陶。伯益。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馬融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閔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朱註劉敞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

善也。九人治外邑，善治內。或曰：亂本作糺，古治字也。按亂治也。釋詁文：虞書九德，亦有亂而敬。作糺之說，未可從矣。但清汙為汙，轉去聲。豈亂本上聲。訓治轉去聲邪。馬融謂治官者十人。朱子謂治內治外皆非矣。蓋謂戡亂之才。故下文曰：才難。唐虞之際，於斯為盛。孔安國曰：唐者堯號，虞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斯此也。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周。周最盛，多賢，不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人才難得，豈不然乎。朱子曰：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

也。按孔子之言，本以人數為說，則不容言五人盛於十人焉。且朱子翻顛作解，謂為盛於斯，未見文例，不可從矣。孔安國添比字最字，亦未是。蓋言唐虞之際至此而後為盛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左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朱註：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此說本於鄭玄，亦以意言爾。豈可的指某某邪。周之德包咸。朱子皆謂指文王仁齋先生，獨以為通指武王未克商以前。朱子曰：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是後世儒者不知。

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誤解孟子性之身之。孔子武未盡善。強生優劣耳。孔子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豈外武王哉。仁齋先生為是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以此終其身。是自文王之事。武王別有克商之事。則古來不以此稱武王。故此章以為稱文王亦可矣。武王繼其志。述其事。則言文王而武王自在其中。豈可生差別乎。且必謂通指武王未克商之前。則克商之後。豈非至德邪。是仁齋先生特為未圓矣。蓋泰伯者讓也。周之德恭也。堯典贊堯以允恭克讓。是德雖多乎。唯恭與讓為最盛。泰伯文王極恭讓。

之至。故稱至德。豈有意於君臣之義哉。湯武之事。亦唐虞官天下之心也。儒者滔滔悲哉。按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無臣字。予聞諸先大夫。吾邦明經家講論語者。皆除臣字不讀。蓋文母不可為臣。故臣為衍文。

禹吾無間然矣。孔安國曰。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言已不能復間。廁其間非矣。孔子之於古聖人。深尊而敬之。豈望間廁其間哉。且以間廁解。未見文例也。朱子曰。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是與閔子騫章字義相同。為是。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馬融曰。

非薄也。致孝鬼神，祭祀豐潔，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孔安國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楊龜山曰：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是以黻冕為朝服，皆通。然致美乎黻冕者，奉古聖人之道也。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是也。卑宮室，考工記曰：殷人堂崇三尺，周人堂崇一筵。鄭玄註：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大邑。此章孔子贊禹所主在恭儉，恭儉帝王之盛德故也。而致孝乎鬼神，言敬祖先也。致美乎黻冕

言敬聖人也。盡力乎溝洫，言敬民也。敬此三者，則先王之道盡矣。此孔子所以無間然也。後世儒者不知先王之道，故於此章之言，有所未悉。其底蘊，學者察諸溝洫。包咸曰：方里為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為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邢昺曰：案考工記，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者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鄭注云：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為井，井者方

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為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其治溝也，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畝，畝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為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是溝洫之法也。以今尺求之，五寸為三寸六分，一尺為七寸二分，二尺為一尺四寸四分，四尺為二尺八寸八分，八尺為五尺七寸六分，二尋為一丈一尺五寸二分，一里為三百步，則二百四十丈為今百七十二丈八尺，乃四町四十八間也。十里為今千七百二十八

丈，乃一里十二町也。百里為今萬七千二百八十八丈，乃十三里十二町也。八里為今千三百八十二丈四尺，乃一里二町二十四間也。八十里為今萬三千八百二十四丈，乃十里二十四町也。

論語徵丁

